



风城走笔

1995年，盛夏的蝉声能把人听出痼子。我蹲在老宅门槛上，用树枝在地上画歪歪扭扭的算术题，忽听得巷口炸开一串清脆的笑声，是小狄。他顶着晒得通红的寸头，甩着洗得发白的运动书包，裤腿沾着泥点，冲我喊：“明天我爸开货车带我去清晖园，说那儿有能照见人影的碧水池，池塘的锦鲤抢面包吃时能跳出水面……”他扬着手里的被汗浸得软塌塌的门票，脸上满是得意。

我攥着手里的树枝，指节捏得发白，清晖园?我赶紧低头假装去抠凉鞋带上的泥，生怕被他看见我眼里藏不住的羡慕。因为我第一次知道，原来顺德有个这样的地方，连鱼都活得这么神奇。

那天傍晚，父亲踩着二八大杠从鱼塘回来，裤管湿漉漉滴着水，浑身裹着水草的腥气。他卸下挂在车头的一网兜黄皮，咧着嘴说：“今日塘头价好，卖得快！”母亲从厨房探出身，额发被蒸汽熏得粘在腮边，她用围裙擦手，递过一碗温热的冬瓜水，催我快喝。

她腾出手背擦了擦额角的汗，又补了一句：“好好读书，将来才有出息。”我

望着她围裙上沾着几片干涸的鱼鳞，把“小狄明天去清晖园”这句话和着冬瓜水一起咽回肚子。只是夜里做梦，总看见一池碧水，无数条张着圆嘴的锦鲤，争相啄食着我画在地上的算术题。

那个夏天过后，清晖园成了我的秘密。每当放学路过路口那株百年榕树，总会忍不住朝清晖园的方向张望。郁郁葱葱的枝叶在风中沙沙作响，仿佛也在诉说着园子里的故事。

后来，父母开起了饭店，也就更忙了。每天天不亮，父亲就蹬着三轮车去菜市场采购新鲜的食材，回来时车斗里堆得像小山一样。母亲则在店里忙前忙后，打扫卫生、摆放桌椅、准备餐具，把小小的饭店张罗得井井有条。

放学后，我也会到饭店里帮忙。擦桌子、扫地、洗碗，给客人端茶倒水，虽然有些累，但看着父母忙碌而满足的身影，心里也觉得踏实。只是，在忙碌的间隙，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清晖园，想起那个藏在心底的梦。

有一次，店里来了一桌外地游客。他们那带着外地口音的普通话，一边品尝地道顺德美食，一边兴致勃勃

地谈论着顺德的景点。当听到“清晖园”三个字时，我的心猛地一紧，那种熟悉感又回来了。

“清晖园可真是美啊，那老房子上的雕刻真精致！”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男人说。“是啊，拐个弯就是一处新景致，怎么逛都不腻！”旁边的女士笑着接话。“里头还有不少老物件、老字画，看着就很有年头，顺德这地方果然有底蕴。”另一个年轻人兴奋地补充道。

我听得入了迷，仿佛自己已置身于清晖园，漫步在亭台楼阁之间，欣赏着那些精美的艺术品。直到母亲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才回过神来。“发什么呆呢，去给客人添点茶水吧。”母亲轻声说道。

客人走后，我忍不住拉住母亲的手，眼巴巴地说：“妈，我也想去清晖园看看。”

母亲愣了一下，她指尖蹭过围裙上刚沾的酱油渍，又伸手摸了我额前的碎发说：“孩子，不是妈不让你去，现在饭店刚开起来，我和你爸忙得脚不沾地，实在抽不出时间陪你。等以后饭店稳定了，有机会一定带你

轮渡

罗小林

再次来到勒流，同学建议一定要搭一下勒流的轮渡。来到勒北码头，我们随意踏上开往对岸的轮渡，看着平静的江水，竟有种往事浮沉的感觉……

我老家位于西江上游，或许正是这份牵系，让西江成了我最心仪的河流。而往来西江两岸的轮渡，也在我心底沉淀为一种绵长的情愫。

初次搭乘轮渡，约莫十岁光景。在县城的水巷口码头，我踏上那摇晃的甲板。机器轰鸣，混浊的汽油味弥漫在江风里，随着水波翻涌，我的心也仿佛随之颠簸起来，晕眩难耐。然而两岸风光旖旎，江风扑面，未及细看，一声汽笛长鸣，轮渡已稳稳泊在对岸的红砖厂码头。双脚落地，肠胃仍在翻江倒海，那难受劲儿竟让我对轮渡生出几分“惧意”。

年岁渐长，外出求学。师范学校在梧州，仍需渡江。此番上船，我早有防备，先抹了

风油精抵御晕眩。行李沉重，我便索性趴在上面，任船身摇摆，凭江风拂面，我却只是趴着，也无心去赏那江上景色。

新校求学时，偶立教学楼顶，俯瞰滔滔西江，看轮渡如梭穿行。这江，这船，便定格成成长画卷里难忘的一帧。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便离了家乡，别了梧州。搭轮渡的日子，也随岁月渐渐远去。曾有一回，机缘巧合再访梧州。不知何故牵引，行至轮渡码头，脚步便不自觉地迈了上去，恍然重拾旧日光景。江水如岁月，早已换了容颜。轮渡靠岸，我并未下船，只留在甲板上，随它折返起点。

渡轮缓缓启航，载着卖水果的小贩、提家禽的农人、推摩托的汉子、背书包的学生……一幅鲜活的市井图卷在眼前铺展。此时，天边悬着夕阳，晚霞绚烂如锦。我深深凝望着这幅迷人的画卷，刻入心底。江水翻腾，岁

月流转，那一次随波往返的旅程，竟成了我轮渡记忆中最温柔的一笔。

阔别家乡三十年，再回县城探亲，才知当年的轮渡已然“荣休”。初渡时的水巷口码头，长长的石阶上，旧日足迹荡然无存，心中霎时涌起无言的惆怅。

世事的变迁，岁月的流逝，如这江水，亦如这轮渡，飘飘浮浮，悠悠翻腾。所有记忆，都深深随风，印刻在时光的波纹里。此刻，老家江水两岸风物依旧，伴着风声，静静聆听多情的浪花，低语着那些关于轮渡的旧时光……

此时，夕阳无限好，勒流的轮渡稳稳地如诗般在水面行驶着，金光闪闪的这一程轮渡，久违了的轮渡，让我又有了更深的一层回味和认识。人生不正如这轮渡，飘飘荡荡，无论忧愁还是美好，都是生活的印记，如那漂浮的岁月，永远都在心间流淌。

见了一个人

陈芊雯

他的摊位，他给我留好了。

下午菜市场的人并不多，我拿了甲鱼正要回家，忽然发现有一个摊位异常明亮，我走过去，那是一个卖蔬菜的摊位，一道亮光闪过来，我情不自禁地眨了一下眼睛，这才发现站在摊位里的女孩子白得耀眼，她的脸小小的，眼睛像小鹿的眼睛一样，水灵灵的。她站在那里，就像摊位前摆了一个洋娃娃，只是这洋娃娃脸上流着细密的汗珠，这是谁？有点面熟，我一时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

“阿姨，你要买菜吗？”见我驻足，女孩热情地打招呼。她笑得那样甜，我不知不觉地拿起一把菜心，说，我就买这个吧。

多少钱？她回过头去问。

我这才发现在旁边的暗

处，还站着几个人。一个人朝她比了一个手势，她笑着对我，八十。

什么？八十？一把青菜？！我叫起来。

错了，不是八十，是八元。旁边的人急得叫起来。

她依然甜甜地笑，不好意思，阿姨，是八元。

谁家的小明星来体验生活了？我在心里嘀咕着。

这时，又走过来一个老人。女孩丢下我，又热情地朝老人打招呼，话术一模一样：“阿姨，你要买菜吗？”

老人头也不抬地说：“给我一把葱。”

女孩从摊位里拿起一把韭菜，递给老人。

老人抬起头，有些不满，有些吃惊，粗声粗气地说：“女孩子家家的连葱和韭菜都不分清，还出来卖菜，你是来玩的吗？”

何翠娟

去。”我懂事地点点头，虽然心里有些失落，但也知道父母的不容易。从那以后，我更加努力地帮忙干活，心里盼着饭店能早日稳定下来，盼着有一天能实现自己的清晖园之梦。

岁月的脚步从不停歇。那个曾在饭店角落里踮脚端盘子女孩，后来考上大学走出了顺德，又循着内心的召唤，以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身份回到顺德，穿梭于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急难愁盼之间；走访企业倾听职工诉求，忙得不亦乐乎。

现在，看着工业园区深夜依然亮着灯的厂房窗口，我总想起父母那间飘着饭菜香气、忙碌的饭店。从前是灶台前的火光映着父母的脸，如今是厂房的灯光照着他们的白发。我们这一代人的忙碌，与父母那一代人的辛劳产生了共鸣，是一种无需言说的默契：所有的奔忙，都为了托举起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

如今，我挽着母亲的臂弯，父亲抱着孙子，胳膊微微护着娃，踏进了清晖园的门槛。小子指着池塘里的锦鲤蹦跳着喊：“妈妈，鱼跳得真高！”阳光穿过雕花窗棂洒在他身上。他突然拽住

我的手：“妈妈，为什么鱼不游走呀？”我蹲下来，指着水底青苔：“因为这水，是祖辈们一勺勺浇灌的。”他咯咯笑，小手拍着栏杆：“那我以后也来浇水！”

母亲在旁边轻笑：“傻姑娘，当年你爸忙得顾不上你，现在你忙得顾不上娃，可不都一样。”我掏出手机拍下这一幕，儿子踮脚玩喷泉的水，我的影子静静贴在他身后。我明白父母当年没带我去的园子，不是缺了风景，而是缺了时间；如今我带儿子走的路，不是弥补遗憾，而是把“能陪亲人的时间”种进清晖园。

我曾以为父母的不易，是凌晨鱼塘的增氧机、湿漉漉的裤管、酸甜的黄皮和饭店里永不熄灭的炉火。此刻，我才真正读懂那份不易：是无数个沉默的吞咽、无数次欲言又止的权衡，是把孩子的渴望，默默扛成自己肩下沉甸甸的担子。他们所有的奔波劳碌，只为撑起一个家，让孩子的未来能多一份选择，能轻松地走进任何一个像“清晖园”那样美好的地方。

此刻的阳光穿过百年榕树，落在我们三代人身上，原来时光，早已读懂所有答案。

忽然找到出口

(组诗)

水的翅膀

热咖啡,冷咖啡

要用这样的谎言搪塞漫漫长夜
我并未失眠，我只是在冒险
这是在冬天，冰雪淫出大地
像分娩的山峰，她把岩浆献给你

可是，你舌尖可有一点甜
一点笑意和温暖。早已经没有人提醒
那种消逝的味道。是的是已经慢慢熟悉了一切一切陌生和厌倦

但是火还埋藏在我们的眼睛里
埋藏在我们的旧信笺
我知道这一天早晚都会到来
我也知道，当这苦涩的液体埋进我体内
我就会忽然找到出口
找到能治愈那些伤口的盐

海琴湾

我们还有一把椅子
可以摆在幸福的阳台
星子和夜行的飞鸟
支撑起这个空旷的花园

海琴湾 我走向你
走向诗歌和衰老
走向渐渐消失的麦田
走向一捧薄雪

当我们放弃伟大的偏执
开始思考生命的终极
开始审视生命的真谛
海琴湾 海琴湾
我看见许多楼房在水中栽跟头
未名桥在饮水
你在很远的那个角落
看我 轮廓分明

亲爱的人群

以前所说，现在作如下补充
蓖麻炸开后，鸟儿惊诧
别的什么都没有
人们都在街上吗？
鸟都在林子里吗？
病人都在病房吗？

那么，跟我来，跟我来修理自行车
一把扳手，涂抹黄油
把我的背影当做抹布
擦干净污垢
修复缺口

亲爱的人群，这不是谢幕
好戏才刚刚开场
我要告诉你们什么呢
在田野里
我狂妄却又卑怯
我张开双臂 拥抱大风
我看见我年老的父亲蹒跚走来
温和却又严厉
拿走我的轮轱

果栏路

朝西。鸭梨，茶叶蛋，还有大头菜
一个面带微笑的小姑娘
画布徐徐拉开
不闻哭泣声

汽车来凑热闹
脑满肠肥者来凑热闹
孤独者来凑热闹
花枝招展者来凑热闹
她们来自遥远的村庄
春天开满油菜花

路过，我不会留下任何字句
荣耀的，卑微的
貌似强大的任何字句
轻轻翻越一道道山峰心，是心吗
是的，是握紧的拳头
一阵阵被硌得生疼



《鼓舞》 作者：肖惠明

瓜”，第二遍她把八元说错了，第三遍女孩的妆花了，不得不停下来再一次补妆……到最后一遍的时候，我已经全身湿透，分不清眼前是梦境还是现实，而她却像个乖巧的洋娃娃，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严格按照指令。

下午五时，我终于离开了菜市场。走出二十米，我回头去看，雪白的灯光下，小鹿一样的女孩依然甜甜地笑着，重复着那句：“阿姨，你要买菜吗？”我看着她手中的菜心和葱，一时之间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场梦。

回到家，儿子没心没肺地抱抱我：“妈妈，你总算回来了，我饿死啦。”

我摸摸他的头，说：“饭煮了吗？快帮妈妈洗菜，妈妈今天买了你爱吃的菜心和甲鱼。”

“妈妈，你今天怎么去了那么久？”儿子边洗菜边问我。

“妈妈见了一个人。”我淡淡地说。